

★立此存照
□闫养民(管城区)

擦了又擦



我们是从事机器维护的,视灰尘为最大的敌人,所以很注重机器的卫生。为了落实责任,主任将机房里一列列的机器分别承包到人,擦拭机器,人人有责。

快过春节了,上级要来检查工作,主任特别叮嘱我们抽空擦拭机器。同事们都擦拭完了,我还没顾上擦。没办法,手头的工作很忙啊!我厚着脸皮让在班上实习的小王替我擦一下。小王二话没说,立马就拿来抹布、水盆进机房了。

这样踏实肯干的小青年,现在可真不多见了,我望着小王的背影直感慨。

中午外出归来,刚进办公室,同事老刘就冲我嚷嚷:“我说闫工,你是怎么搞的,将机器擦成那样?你让我们怎么办?”我赶紧扭身拐进机房,一看自己承包的那列机器,被小王上下左右,擦洗一新,和周围同事们擦过的设备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同事们只是蜻蜓点水式地擦擦表面——平时大家都是这样擦的。

我心里直怨小王太认真了,望着跟进来的几位同事,我拾起门后的脏抹布,将小王擦过的机器又重新“擦”了一遍……老刘看了满意地拍拍我的肩膀,说:“这就对了,要不然我们全得返工!”

★啼笑皆非
□刘东伟(金水区)

气球挂春联

这几天,大街上到处披红挂彩,节日气氛很浓。昨天上班的路上,我看到一个卖氢气球的气球,足足有锅盖大小,飘在半空,上面垂着条幅,写着一些喜庆的春联,非常好看。我觉得这东西不错,比贴在门口显眼。我凑上去问:“老板,多少钱一对?”卖气球的小伙子说:“十块钱一个,要一对十五块。”于是我买了一对,回到家里,立即挂在阳台上。谁知刚吃中

午饭,气球就瘪了,春联也掉了下来。

我用嘴吹了一阵,憋得满脸通红,也没吹起来。我气呼呼地去找卖气球的小伙子,到了街口一看,小伙子正在那儿吆喝呢。我抓着他的胳膊说:“瞧你的破气球,才几小时就瘪了,吹得我腮帮子到现在还疼呢。”

小伙子从箱子里提出一个氢气充气机,说:“那你再买个这个吧,比腮帮子好用。”

★瞠目结舌
□张宏斌(管城区)

丘比特的礼物

眼看就是情人节了,我想给女友送件礼物。前天晚上,我去商场,在那里选中一套高档运动服。当我回到宿舍时,舍友们已关灯睡觉了。我黑着灯把运动服拿出来,摸了几下,然后轻轻地放到盒子里,小心翼翼地放到自己的床边。

第二天一见面,我就把礼物送到女友手中。女友刚想打开看礼物,突然她的手机响了,她的老总说单位有急事,于是她没

来得及看就走了。临走前,我俩约好晚上见面。当晚一见面,我就等着她幸福地投入我的怀抱了。没想到,女友冷冷地说:“我还有事!”就独自走了。

我失落地回到宿舍。刚进门,就听舍友小白兴奋地说:“张哥,丘比特真的光顾我了,昨晚我把一套旧运动服包好放在桌上,准备今天去洗,没想到上午醒来后一看,旧的竟然变成了新的……”

★尴尬人生
□俞瑞洋(二七区)

借钱

早上刚到公司,同事小刘就偷偷地把我拉到一边,不好意思地说:“俞哥,有点事你得帮忙!”我说:“只要我能办得到,一定尽力!”小刘笑了笑说:“这几天我处了个对象,这钱花得跟流水似的,这不,月底还没到,我这钱就花光了……”小刘这话说到半截我就全明白了,他想跟我借钱。

我犹豫不决,立在那里正琢磨着找什么借口拒绝他。

小刘见我迟迟不肯答应,便拍着胸脯说:“俞哥放心,我发了工资立马还你!实在不行的话我给你打借条!”

我一时无语了,小刘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,如果我再打马虎眼确实有点说不

过去了。我一边无奈地点了点头表示愿意,一边掏钱包。我手放到上衣内兜里却意外发现钱包包没了!我仔细想了想,肯定是早上走得匆忙忘记带钱包了。我心中暗自庆幸,终于找到不借钱的理由了。于是对小刘说:“早上换衣服了,钱包没带。”

小刘疑惑地从头到尾打量我,看样子有点不相信。为了让小刘确信,我脱了上衣,把衣裳兜翻过来让小刘看,小刘见到空空如也的口袋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小刘正要离开,同事小张冲我大喊:“俞哥,嫂子来了!”话刚说完,就看到我老婆朝我走来,边走边冲我喊:“你真是马虎啊,钱包都忘了拿,还得让我给你送过来!”



孙昱 图

本期读点: 网油瓶突然一摆手,指了指前面,只见矿灯光打不到的洞穴深处,有一团绿色磷光。三叔叹气说:“积尸地到了!”

盗墓笔记 (十一)

□南派三叔

50年前,一群长沙土夫子(盗墓贼)挖到了一部战国帛书,残篇中记载了一座奇特的战国古墓的位置,但那群土夫子在地下碰上了诡异事件,几乎全部身亡。50年后,其中一个土夫子的孙子在先人笔记中发现了这个秘密,他纠集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盗墓高手前去寻宝。但谁也没有想到,这个古墓中竟然有着这么多诡异的事物:七星疑棺、青眼狐尸、九头蛇柏……这神秘的墓主人到底是谁?他们到底能不能找到真正的棺槨?为什么墓中有那么多谜团无法破解?小说本身悬念重重,情节跌宕,十分精彩。

大尸蹶开路直奔积尸地
潘子摇摇头:“那东西的爪子力气恐怕短时间内不能把人撕成两半,它要有这力气,我的脑浆早被它挖出来了。尸蹶肯定不止一只,这只肯定是分尸后把尸体叼过来想独食。”

大奎听他这么一说,不由咽了口唾沫。

“别慌,刚才小哥也把我们得靠这东西出洞!我们把大尸蹶放在船头,让它给咱们开路。它一辈子吃尸体,阴气极重,在尸洞估计它们就是霸王。有它在船头我们肯定能出去。”三叔说,“我们也不退出去了,我倒要看看前面到底是什么,竟能生出这么大的虫。”

我也觉得有理,算算已经待了不少时间,这地方太压抑了,得先出去。我们从行李里取出折叠铲用来当船篙,撑着石壁向前驶去。我研究着洞壁,突然有个疑问:“你看这些都是整块的石头,倒斗先人到底怎么挖出来的?就算是现在没几百人恐怕也挖不出这样的洞穴。”

三叔说:“你看它这么圆,年代十分久远,估计当年挖

这洞的肯定是官倒,专门倒斗的军队。我们要找到地图上所标的墓穴恐怕不那么容易。”

“三爷,你为什么肯定墓还在呢,人家一个军队来挖了这么长的洞,难保这东西已经给人家搬光了!”大奎说,“说不定我们进去时,连块棺材板都没有。”

三叔闷哼一声:“如果这斗在几千年已经被人盗了,那我们无话可说。但你

要知道,这洞穴在地图上确实是确实存在的,这说明盗洞在墓主下葬时已经有了,这盗洞的年月应该在古墓之前。且这一带肯定不止一个,谁知这盗洞是盗哪个时挖的。”

我感觉到三叔这番话有令人不寒而栗的意味:“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一切,包括尸蹶、六角青铜风铃,它们的主人可能比战国还早?”

连载

中国友谊出版社

可能这洞真的有古怪……”

潘子低声插了一句:“靠,那还用说。”

三叔瞪他一眼:“但这只是老头子的一面之词。这洞到底是不是只有船工领着才能过去,我们已经没法知道。”他加重了语气:“如果这个洞真是个尸洞,那前面必然有危险,也许会鬼打墙,船开到哪里都不知,也许会几百个水鬼来掀我们的船板。”

大奎倒吸了口冷气:“不至于吧。”

“总之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,我们这次淘沙倒斗,连墓地都没到就遇到许多凶险,实在运气不好。但淘沙就不怕鬼,怕鬼就不淘沙,既然干这一行,不遇古怪事情也没多大意思。”三叔招呼潘子取出双管猎枪,“咱们有高科技在手,比前辈们有利得多,要真有水鬼,是它们倒霉!”

分类信息
★寻医问药
★汽车销售

★黄吉贝契税完税证NO002
★经慧英郑房权字第0601002471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,本人声明作废。如无异议,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。特此公告。

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不休息
春节期间便民措施
地址:东大街56号 电话:66333120(急诊)66322114(总机)